

《5.4 版第 4 辑 3》--7.1 第 182 坛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六度集經卷第一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章第一(此有一十章)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鷄(yào)山中。時，與五百應儀、菩薩千人共坐。中有菩薩名阿泥察，佛說經道，常靖心惻聽，寂然無念，意定在經。眾祐知之，為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何謂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明度無極高行。」

「布施度無極者，厥則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賢成度，護濟眾生，跨天踰地潤弘河海。布施眾生，飢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衣熱涼，疾濟以藥，車馬舟輿、眾寶名珍、妻子國土，索即惠之。猶太子須大拏，布施貧乏，若親育子，父王屏逐，愍而不怨。」

(一)

「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觀世無常，榮命難保，盡財布施。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群生布施濟眾，功勳巍巍，德重十方，懼奪己位，因化為地獄，現于其前曰：『布施濟眾，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燒煮萬毒。為施受害也，爾惠為乎？』菩薩報曰：『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釋曰：『爾其不信，可問辜者。』菩薩問曰：『爾以何緣處地獄乎？』罪人曰：『吾昔處世，空家濟窮，拯拔眾厄，今受重辜處太山獄。』菩薩問曰：『仁惠獲殃，受施者如之乎？』釋曰：『受惠者，命終昇天。』菩薩報曰：『吾之拯濟，唯為眾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為之。危己濟眾，菩薩上志也。』釋曰：『爾何志願，尚斯高行？』答曰：『吾欲求佛，擢濟眾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釋聞聖趣，因却叩頭曰：『實無布施慈濟眾生，遠福受禍入太山獄者也。子德動乾坤，懼奪吾位，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愚欺聖人，原其重尤。』既悔過畢，稽首而退。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號薩波達，布施眾生恣其所索，愍濟厄難常有悲愴。天帝釋覩王慈惠德被十方，天神鬼龍僉然而曰：『天帝尊位初無常人，戒具行高慈惠福隆，命盡神遷則為天帝。』懼奪己位，欲往試之，以照真偽。帝命邊王曰：『今彼人王，慈潤霽霈福德巍巍，恐于志求奪吾帝位。爾化為鵠，疾之王所，佯恐怖，求哀彼王。彼王仁惠，必受爾歸；吾當尋後從王索爾。王終不還，必當市肉，以當其處。吾詭不止，王意清真，許終不違，會自割身肉以當其重也。若其秤肉隨而自重，肉盡身痛其必悔矣。意有悔者，所志不成。』

「釋即化為鷹，邊王化為鵠。鵠疾飛趣于王足下，恐怖而云：『大王哀我！吾命窮矣！』王曰：『莫恐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向王說曰：『吾鵠爾來，鵠是吾食，願王相還。』王曰：『鵠來以命相歸，已受其歸，吾言守信，終始無違。爾苟得肉，吾自足爾，令重百倍。』鷹曰：『吾唯欲鵠，不用餘肉，希王當相惠。而奪吾食乎？』王曰：『已受彼歸，信重天地，何心違之乎？當以何物令汝置鵠歡喜去矣？』鷹曰：『若王慈惠必濟眾生者，割王肌肉令與鵠等，吾欣而受之。』王曰：『大善！』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鵠重等；鵠踰自重，自割如斯，身肉都盡未與重等，身瘡之痛其為無量。王以慈忍心願鵠活，又命近臣曰：『爾疾殺我，秤髓令與鵠重等。吾奉諸佛，受正真之重戒，濟眾生之危厄，雖有眾邪之惱，猶若微風，焉能動太山乎？』

「鷹照王懷守道不移，慈惠難齊，各復本身。帝釋、邊王稽首于地曰：『大王！欲何志尚，惱苦若茲？』人王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吾覩眾生沒于盲冥，不覩三尊、不聞佛教，恣心于凶禍之行，投身于無擇之獄。覩斯愚惑，為之惻愴。誓願求佛，拔濟眾生之困厄，令得泥洹。』天帝驚曰：『愚謂大王欲奪吾位，故相擾耳。將何勅誨？』王曰：『使吾身瘡愈復如舊，令吾志尚布施濟眾行高踰今。』天帝即使天醫神藥，傳身瘡

愈、色力踰前，身瘡斯須豁然都愈。釋却稽首，遶王三匝歡喜而去。自是之後，布施踰前。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三）

「昔者菩薩貧窶尤困，與諸商人俱之他國，其眾皆有信佛之志，布施窮乏濟度眾生。等人僉曰：『眾皆慈惠，爾將何施？』答曰：『夫身假借之類靡不棄捐，吾覩海魚，巨細相吞，心為愴愴。吾當以身代其小者，令得須臾之命也。』即自投海。海大魚飽，小者得活。魂靈化為鱣魚之王，身有里數。

「海邊有國，其國枯旱，黎庶飢饉更相吞噉。魚為流淚曰：『眾生擾擾，其苦痛哉？吾身有里數之肉，可供黎民旬月之乏。』即自盪身上于國渚，舉國噉之以存生命，輦肉數月而魚猶生。天神下曰：『爾為忍苦，其可堪哉？何不放壽，可離斯痛也？』魚曰：『吾自絕命神逝身腐，民後飢饉將復相噉，吾不忍覩。』心為其感矣，天曰：『菩薩懷慈難齊。』天為傷心曰：『爾必得佛，度吾眾生矣。』

「有人以斧斫取其首，魚時死矣。魂靈即感為王太子。生有上聖之明，四恩弘慈，潤齊二儀。愍民困窮，言之哽咽。然國尚旱，靖心齊肅，退食絕獻，頓首悔過曰：『民之不善，咎在我身，願喪吾命惠民雨澤。』日日哀慟，猶至孝之子遭聖父之喪矣。精誠達遠，即有各佛五百人來之其國界。

「王聞心喜，悅若無身，奉迎稽首，請歸正殿。皇后、太子靡不肅虔，最味法服供足所乏，五體投地稽首叩頭，涕泣而曰：『吾心穢行濁，不合三尊四恩之教，苦酷人民，罪當伐己。流被下劣，枯旱累載，黎庶飢饉怨痛傷情。願除民灾，以禍罪我。』諸各佛曰：『爾為仁君，慈惻仁惠，德齊帝釋，諸佛普知。今授汝福，慎無感也。便疾勅民，皆令種穀。』王即如命，男女就業，家無不修，稻化為蓂，農臣以聞。王曰：『須熟。』蓂實覆國，皆含稻穰，中容數斛，其味苾芬，香聞一國；舉國欣懌，歎詠王

德。四境讎國皆稱臣妾，黎民雲集，國界日長。率土持戒，歸命三尊，王及臣民壽終之後，皆生天上。」

佛言：「時貧人者，吾身是也。累劫仁惠拯濟眾生，功不徒朽，今果得佛，號天中天，為三界雄。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四）

「昔者菩薩，時為逝心，恒處山澤，專精念道不犯諸惡。食果飲水不畜微餘，慈念眾生愚癡自衰，每覩危厄沒命濟之。行索果蓏，道逢乳虎。虎乳之後，疲困乏食，飢饉心荒，欲還食子。菩薩覩之愴然心悲，哀念眾生處世憂苦其為無量，母子相吞其痛難言，哽咽流淚。迴身四顧，索可以食虎，以濟子命。都無所見，內自惟曰：『夫虎肉食之類也。』深重思惟：『吾建志學道，但為眾生沒在重苦欲以濟之，令得去禍身命永安耳。吾後老死，身會棄捐，不如慈惠濟眾成德。』即自以首投虎口中。以頭與者，欲令疾死不覺其痛耳。虎母子俱全。諸佛歎德，上聖齊功，天龍善神有道志者，靡不愴然。進行或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緣一覺、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以斯猛志，跨諸菩薩九劫之前，誓於五濁為天人師，度諸逆惡令偽順道。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五）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國名乾夷，王號偏悅，內明外仁，顏和正平，民從其化，獄無繫囚，黎民貧乏恣所求索，慈惠和潤，恩如帝釋。

「他國逝心服王仁施從眾所欲，群邪妬嫉以偽毀真，詣宮門曰：『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猶天潤之普覆。』告衛士曰：『爾可聞乎？』近臣以聞，王即現矣。

「逝心現曰：『明王仁澤被于四國，有識之類靡不咨嗟，敢執所願欲以上聞。』王曰：『大善！』逝心曰：『天王尚施，求則無違。時宜應用人首為事，願乞王首以副望矣。』王曰：『吾

首何好而欲得之乎？吾有眾寶益以惠子。』逝心不受，又使工匠作七寶首，各數百枚，以與逝心。逝心曰：『唯欲王首耳。』

「王未嘗逆人，即自下殿以髮纏樹曰：『吾以首惠子。』逝心拔刀疾步而進，樹神覩之忿其無道，以手搏其頰，身即繚戾，面為反向，手垂刀隕。王得平康，臣民稱壽，悲喜交集，諸天歎德，可謂內施乎！四王擁護，眾毒消歇，境界無病，五穀豐熟，牢獄裂毀，君民欣欣。」

佛告諸沙門：「時乾夷國王者，即吾身也。逝心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理民以慈，恕己度彼，月月巡行貧乏，拔濟鰥寡、疾藥糜粥。每出巡狩，則命後車具載眾寶衣被醫藥，死者葬之。每覩貧民輒自咎責：『君貧德，民窮矣；君富德，民家足。今民貧，則吾貧矣。』王慈若斯，名被十方。」

「第二帝釋坐為其熱，釋心即懼曰：『彼德巍巍，必奪吾位。吾壞其志，行即畢乎！』便自變化為老梵志，從王乞銀錢一千，王即惠之。曰：『吾西窆，恐人盜之。願以寄王。』王曰：『吾國無盜。』重曰：『寄王。』王即受之。」

「天又化為梵志詣宮門，近臣以聞，王即現之。梵志歎曰：『大王功名流布八極，德行希有。今故遠來，欲有所乞。』王曰：『甚善！』曰：『吾宿薄祐生在凡庶，欣慕尊榮，欲乞斯國。』王曰：『大善！』即與妻子，輒輕乘而去。」

「天帝復化為梵志，從王乞車；以車馬惠之。與妻子進路，依山止宿。有五通道士與王為友，悅憶王德仰視其宿，覩之失國，靖心禪息，覩天帝釋，貪嫉奪國委頓疲疵。道士以神足忽然之王所，曰：『將欲何求，勞志若茲？』曰：『吾志所存，子具知之。』道士即化為一轅之車，以送王還，晨各離矣。」

「天化為梵志復乞其車，即復惠之。轉進未至彼國數十里，天復化為前梵志來索銀錢。王曰：『吾以國惠人，悅忘子錢。』梵志曰：『三日必還吾錢。』王即以妻子各質一家，得銀錢一千以還梵志。妻侍質家女，女浴脫身珠璣眾寶以懸著架，天化為鷹撮衣寶去。女云：『婢盜！』錄之繫獄。其兒與質家兒俱臥，天夜往殺質家兒矣。死家取兒付獄，母子俱繫，飢饉毀形，呼嗟無救，吟泣終日，罪成棄市。

「王質得銀錢一千，行贖妻、子，歷市觀之，即存念十方諸佛，自悔過曰：『吾宿命惡乃致茲乎！』靖心入禪，神通之明覩天所為。空中有聲曰：『何不急殺之乎？』王曰：『吾聞，帝釋普濟眾生，赤心惻愴，育過慈母，含血之類莫不蒙祐，爾為無惡緣獲帝位乎？』釋懷重毒惡熟罪成，生入太山；天人龍鬼莫不稱善。

「地主之王，即釋妻、子之罪。二王相見，尋問其原，具陳所由，國無巨細靡不墮淚。地主之王分國而治；故國臣民尋王所在，率土奉迎。二國君民，一哀一喜。

「時王者，吾身是。妻者，俱夷是。子者，羅云是。天帝者，調達是。山中梵志，舍利弗是。彼國王者，彌勒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七）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理民以正，心無偏頗，然不遊觀。國相啟曰：『願一出遊。』王曰：『大善！』明日即出。人民悅豫，普得其所，覩國富姓居舍妙雅，瓦以金銀，服飾光道，曰：『吾國豐哉！』心甚欣豫。還宮憶之，曰：『斯諸理家，何益於國乎？』勅錄其財為軍儲矣。

「有一理家，其私財有三千萬，以疏現王。王怒曰：『何敢面欺乎？』對曰：『少來治生，凡有私財宅中之寶，五家之分，非吾有也。』曰：『何謂私財？』對曰：『心念佛業，口宣佛教，身行佛事，捐五家分興佛宗廟，敬事賢眾供其衣食，慈養蜎飛蠕

動蚊行之類；心所不安不以加之，斯之福德隨我所之，猶影隨形，所謂私財也。五家分者：一水，二火，三賊，四官，五為命盡。身逮家寶捐之於世，已當獨逝，殃福之門未知所之，覩世如幻，故不敢有之也。計五家分可有十億，斯為禍之窠藪，常恐危己，豈敢有之也。願士眾輦之，以除吾憂。』

「王曰：『誠哉斯言也。』即遣之去。退入齋房，靖心精思，即醒寤曰：『身尚不保，豈況國土妻子眾諸，可得久長乎？』即撰錄佛經誦文釋義，心垢照除，進貞臣納忠諫大赦其國，還民寶，序群僚，議寬正。謂群臣曰：『夫不覩佛經妙義重戒者，其為聾盲矣！彼理家富，唯我貧矣！』即勅國界散出財寶，賑給貧困恣民所欲，立佛廟寺懸繒燒香，飯諸沙門，身自六齋。如斯三年，四境寧靖，盜賊都息，五穀熟成，民無飢寒。王後壽終，即上生第二天。」

佛告諸沙門：「時王者，吾身是。理家者，秋鷺子是。勸王觀國者，阿難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八）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名曰仙歎，財富無數。覩佛明典，覺世無常，榮命難保，財非己有，唯有布施功德不朽。令告黎民：『若有貧乏，恣願取之。』如斯數月。時，政寬民富無財乏者。仙歎念曰：『惟當市藥，供護眾疾耳。』即市良藥濟眾生命，慈育普至，恩無不周。累年之惠，德香遠熏，四方病者馳來，首尾歎其弘潤，以德配天。

「財賄都盡身行採寶，去家百餘里，於一水上逢數乘車載重病者，曰：『爾所之乎？』答曰：『之仙歎所，庶全餘命。』仙歎即還，從王貸金五百兩，市藥以療，病者悉瘳。自與商人入海採寶，所獲弘多。還國置舟步行，道乏無水，仙歎得一井水，呼等人汲之，却自取飲。商人覩其所得白珠，光耀絕眾，貪為尤惡，毀聖殘仁，共排仙歎投之于井。菩薩仁德感神動祇，天神接承令不毀傷。

「商人還國，王曰：『仙歎何之？』對曰：『去國即別，不知所之。』曰：『爾乃殺之乎！』曰：『不也。』

「仙歎於井觀空傍穴，尋之而進出彼家井，准七日行得其本國。王曰：『何緣空還乎？』對曰：『不遇。』王靖思曰：『其必有以乎！』召商人問：『爾誠首之即活，欺者死矣。』即皆首之，付獄定罪。仙歎涕泣，馳詣宮門叩頭請罪。王曰：『違政也。』又重請曰：『愚者倒見，未足明責。原其無知也。』王嘉仙歎之仁覆，原商人之凶罪，勅令還物。商人僉曰：『仙歎不奉佛者，豈有斯仁乎？』各擇名寶以還之矣。仙歎各受其半，商人叩頭曰：『蒙祐命全，願盡納焉。』於斯受之，以還王金，又大布施。王逮臣民，相率受戒，子孝臣忠，天神榮衛，國豐民康，四境服德，靡不稱善。」

佛言：「時仙歎者，是我身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九）

「昔者菩薩從四姓生，墮地即曰：『眾生萬禍，吾當濟焉。不覩佛儀，不聞明法，吾當開其耳目，除其盲聾，令之覩聞無上正真，眾聖之王、明範之原也。』布施誘進靡不服從矣。九親驚曰：『古世之來未聞幼孩而為斯云，將是天龍鬼神之靈乎！當卜之焉。』即答親曰：『吾為上聖之所化，懷普明之自然，非彼眾妖，慎無疑矣。』言畢即默。親曰：『兒有乾坤弘潤之志，將非凡夫乎！』名兒曰普施。」

「年有十歲，佛諸典籍、流俗眾術靡不貫綜，辭親濟眾布施貧乏。親曰：『吾有最福之上名也，爾可恣意布施眾貧矣。』對曰：『不足。』乞作沙門：『賜吾法服、應器、策杖，以斯濟眾，即吾生願也。』親憶兒始生之誓，無辭禦焉，即從其願聽為沙門。」

「周旋教化經一大國，國有豪姓，亦明眾書，覩普施儀容堂堂光華燿燁，厥性慤怕淨若天金，有上聖之表，將為世雄也。謂普施曰：『有欲相告，願足聖人，吾有陋女願給箕箒之使。』答曰：『大善！須吾還也。』即進路之海邊，附載度海，上岸入山，

到無人處，遙觀銀城宮殿明好。時，有毒蛇遶城七匝體大百圍，見普施來仰然舉首。普施念曰：『斯含毒類必有害心，吾當興無蓋之慈以消彼毒也。夫兇即火也，慈即水矣，以水滅火，何嘗不滅！』即坐興慈定，『願令眾生早離八難，心去惡念逢佛見法，與沙門會，得聞無上正真明道，心開垢滅，如吾所見也。』興斯慈定，蛇毒即滅垂首而眠。

「普施登其首入城，城中有天神，觀普施來，欣豫而曰：『久服聖德，今來翔茲，成吾本心也。願留一時九十日。』普施然許。天王即以正事委付近臣，身自供饌，朝夕肅懷，稟受諸佛非常、苦、空、非身之高行，濟眾之明法。時，日食畢，普施進路，天王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曰：『以珠自隨，明四十里。志願發云，眾寶滿足。若後得佛，願為弟子親侍聖側。』普施曰可。

「即復前行，觀黃金城，嚴飾踰銀，又有毒蛇圍城十四匝，巨軀倍前舉首數丈。普施復思弘慈之定，蛇毒即消垂首而眠。登之入城中，有天人，觀普施歡喜曰：『久服靈耀，翔茲甚善，願留二時百八十日，吾願盡養，惟留威神。』即然許之，留為說法無上明行，訖即辭退。天人復以神珠一枚送之，明耀八十里，志之所願，眾寶滿其里數。『若子得道，願為弟子，神足無上。』

「受其神珠，即復進路，觀琉璃城，光耀踰前，又有毒蛇巨軀甚大，遶城二十一匝，仰首瞋目當彼城門，復坐深思普慈之定，誓濟眾生，毒歇垂首。登之而入城中。有天人喜辭猶前，『請留三時，願供所志。』期竟辭退，又送神珠一枚，明耀百六十里，珠之所在，眾寶尋從滿其明內，在志所欲無求不獲。『子若得無上正真覺道者，吾願為弟子，有最明之智。』曰：『必獲爾願。』普施得珠曰：『斯足以濟眾生之困乏。』返其舊居。

「海諸龍神僉會議曰：『吾等巨海，唯斯三珠為吾榮華。道士悉得，吾等何榮？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海神化為凡人，當普施前立曰：『吾聞仁者獲世上寶，可得觀乎？』即以示之。神搏其首即取其珠。普施惟曰：『吾歷險阻經跨巨海乃獲斯寶，欲以拯濟眾生困乏，反為斯神所見奪乎？』曰：『爾還吾珠，不

者吾竭爾海。』海神答曰：『爾言何虛？斯之巨海，深廣難測，孰能盡之？天日可殞，巨風可却，海之難竭猶空難毀也。』

「普施曰：『昔吾錠光佛前願得道力，反覆眾海指擢須彌，震動天地又移諸剎。佛從吾志與吾願，吾今得之。今爾鬼魍系髮之邪力，焉能遏吾正真之勢乎？』即說：經曰：『吾自無數劫來，飲母乳湮、啼哭之淚、身死血流，海所不受。恩愛難絕、生死難止，吾尚欲絕恩愛之本、止生死之神。今世抒之不盡，世世抒之。』即住併兩足，瓢抒海水投鐵圍外。

「有天名遍淨，遙聞之，深自惟曰：『昔吾於錠光佛前，聞斯人獲其志願，必為世尊度吾眾生。』天即下，助其抒水，十分去八。海神悔怖曰：『斯何人哉？而有無極之靈乎！斯水盡矣，吾居壞也。』即出眾寶空其諸藏以與普施。普施不受，曰：『唯欲得吾珠耳。』諸神還其珠，普施返其水。

「旋其本土，尋路布施，所過之國，國無貧民，處處諸國無不改操五戒十善以為國政，開獄大赦，潤逮眾生，遂至得佛。」

佛告諸沙門：「普施者，我身是。父者，白淨王是。母者，即吾母舍妙是。道士女者，今俱夷是。時，銀城中天者，今現阿難是。金城中天者，目連是。琉璃城中天者，舍利弗是。菩薩累劫勤行四恩，誓願求佛，拯濟眾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一〇）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長壽，太子名長生。其王仁惻，恒懷悲心，愍傷眾生，誓願濟度，精進不倦。刀杖不行，臣民無怨，風雨時節，寶穀豐沃。隣國小王執操暴虐，貪殘為法，國荒民貧，謂群臣曰：『吾聞長壽，其國豐富，去斯不遠，懷仁不殺，無兵革之備。吾欲奪之，其可獲乎？』群臣曰：『可。』則興戰士到大國界。

「蕃屏之臣，馳表其狀惟願備豫。長壽則會群臣議曰：『彼王來者，惟貪吾國民眾寶多。若與之戰，必傷民命，利己殘民貪而不仁，吾不為也。』群臣僉曰：『臣等舊習軍謀兵法，請自滅

之，無勞聖思。』王曰：『勝則彼死，弱則吾喪，彼兵、吾民皆天生育，重身惜命，誰不然哉？全己害民，賢者不為也。』群臣出曰：『斯天仁之君不可失也。』自相撿率以兵拒賊。

「長壽覺之，謂太子曰：『彼貪吾國，懷毒而來。群臣以吾一人之身，欲殘民命。今吾委國，庶全天民。其義可乎？』太子曰：『諾。』父子踰城，即改名族隱於山草。

「於是貪王遂入其國，群臣黎庶失其舊君，猶孝子喪其親，哀慟蹕踊無門不然。貪王募之黃金千斤、錢千萬。

「長壽出，於道邊樹下坐精思，悲愍眾生生死勤苦，不覩非常、苦、空、非身，為欲所惑，其苦無數。遠國梵志，聞王好施，濟眾生之命，遠來歸窮於樹下息。俱相問訊，各陳本末。梵志驚曰：『天王何緣若茲乎？』流淚自陳：『吾餘年無幾，故來乞匄，庶存餘命。大王亡國，吾命窮矣。』即為哀慟。王曰：『子來歸窮，而正值吾失國，無以濟子，不亦痛乎！』拭淚而曰：『吾聞新王募吾甚重，子取吾首，可獲重賞。』答曰：『不然。遙服天王仁濟眾生，潤等天地，故委本土庶蒙自濟。今勅斬首，不敢承命矣。』王曰：『身為朽器，豈敢保哉？夫生有死，孰有常存？若子不取，會為灰土矣。』梵志曰：『天王布天仁之惠，必欲殞命以濟下劣者，惟願散手相尋去耳。』王即尋從，之故城門，令縛以聞。

「國人覩王，哀號動國。梵志獲賞。貪王命於四衢生燒殺之。群臣啟曰：『臣等舊君當就終沒，乞為微饌以贈死靈。』貪王曰：『可。』百官黎民哀慟塞路，蹕踊宛轉靡不呼天。太子長生亦佯賣樵，當父前立。父覩之，仰天曰：『違父遺誨，含兇懷毒，蘊於重怨，連禍萬載非孝子矣。諸佛四等弘慈之潤，德輶天地，吾尋斯道殺身濟眾，猶懼不獲孝道微行，而況為虐報讎者乎？不替吾言，可謂孝矣。』子不忍視父死，還入深山。

「王命終矣，太子哀呼，血流于口，曰：『吾君雖有臨終盡仁之誠，吾必違之，當誅毒鳩。』遂出傭賃，為臣種菜。臣偶行

園，觀菜甚好，問其意狀。園監對曰：『市賃一人，妙于園種。』臣現問曰：『悉所能乎？』曰：『百工之巧，吾為其首。』臣請其王令為上饌，有踰太官。王曰：『斯食誰為之乎？』臣以狀對。王即取之，令為厨監。每事可焉，擢為近臣，告之曰：『長壽王子，吾之重讎，今以汝為蕃屏。』即曰：『唯然。』王曰：『好獵乎？』對曰：『臣好之。』王即出獵，馳馬逐獸與眾相失，唯與長生俱處山三日，遂至飢困，解劔授長生，枕其膝眠。長生曰：『今得汝不乎？』拔劔欲斬之，忽憶父命，曰：『違父之教，為不孝矣。』復劔而止。

「王寤曰：『屬夢長生欲斬吾首，將何以也？』對曰：『山有強鬼喜為灼熱，臣自侍衛，將何懼矣？』王復還臥，如斯三者也，遂投劔曰：『吾為仁父，原赦爾命。』王寤曰：『夢見長生原吾命矣。』太子曰：『長生者，吾身是也。念父追讎之于今矣。吾父臨沒口遺仁誠，令吾遵諸佛忍辱、惡來善往之道。而吾含極愚之性，欲以兩毒相注。三思父誠，三釋劔矣。願大王疾相誅除重患也，身死神遷，惡意不生。』王悔過曰：『吾為暴虐，不別臧否。子之先君，高行純備，亡國不亡行，可謂上聖乎！子存親全行，可謂孝乎！吾為豺狼殘生苟飽，今命在子赦而不戮，後豈違之乎！今欲返國，由何道也？』對曰：『斯惑路者，吾之為也。』將王出林與群寮會。王曰：『諸君識長生不乎？』僉曰：『不識。』王曰：『斯即長生矣！今還其國，吾返本居。自今為伯仲，禍福同之。』立太子之日，率土悲喜交并莫不稱壽。貪王還其國，更相貢獻，遂致隆平。」

佛告諸沙門：「時長壽王者，吾身是也。太子者，阿難是。貪王者，調達是。調達世世毒意向我，我輒濟之。阿難與調達本自無怨，故不相害也。吾世世忍不可忍者，制意立行，故今得佛為三界尊。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一

六度集經卷第二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章(此有四章)

(一一) 波耶王經

「昔者波羅捺國王名波耶，治國以仁，干戈廢，杖楚滅，囹圄毀，路無呼嗟，群生得所，國豐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中人，皆從其願。鄰國聞其國豐熟，災害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豐熟兆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剋矣。』臣妾僉曰：『喜從王願。』即興師之仁國。

「仁國群臣以聞，欲距之矣。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戮兆民身，愛吾一人命，杌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與時何諍？而去春天之德，取豺狼之殘乎？吾寧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恕已安群生，蓋天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議。』夜則踰城，遁邁入山坐一樹下。

「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王曰：『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答曰：『彼王已喪命矣。』梵志聞之頓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甚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群生潤如帝釋，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矣。』王曰：『彼仁王者，我則是也。隣國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命其武士曰：「得吾首者，賞男女之使各千人，馬千疋、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今子取吾首，金冠及劍為明證，之彼王，所賞重多，可為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逆道，寧死不為也。』王曰：『斯翁恃吾以活，而令窮哉？吾今以首惠汝，令汝無罪。』起稽首十方，流涕誓曰：『群生危者，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歸命三尊。今以首拔子之窮，令子無罪矣。』引劍自毀，以濟彼難。

「梵志以首冠劍詣彼王所，王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而為此子所獲乎？』舊臣頓首躡地，哀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末陳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而尸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噢咿。王仰天長嘆曰：『吾無道哉！殘天仁

子矣。』取仁王尸及首，連之以金薄，其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為天子，後乃立其子為王。隣國靡不子愛之也。仁王壽終即生天上。」

佛告諸比丘：「仁王者，我身是。隣國王者，目連是。其國群臣者，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一二）波羅柢國王經

「昔者波羅柢國王太子名迦蘭，兄弟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無適立者。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國有犯罪者，國政机其手足、截其鼻耳，敗舡流之。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愴然，悲楚曰：『彼何人哉？厥困尤甚。夫弘慈恕己危命，濟群生之厄者，斯大士之業矣。』投身于水盪波截流，引舟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積年有四，慈育無倦。

「妻淫無避與罪人通，謀殺其婿，曰：『子殺之，吾與子居。』罪人曰：『彼賢者矣，奈何殺之？』妻辭如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殺也。』妻曰：『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為首疾，告其婿曰：『斯必山神所為也，吾欲解之。明日從君以求祈福。』婿曰：『大善！』明日遂行山岸，高四十里，三面壁立，覩者皆懼。妻曰：『術法，子向日立，吾自祭之。』婿即向日，妻佯遶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樹，樹葉緻厚而柔軟也，道士攀枝得立，樹菓甘美食之自全。樹側有龜，亦日食菓，覩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日冒昧趣菓，兩俱無害，遂相摩近。道士超踊騎龜，龜驚跳下地；天神祐之，兩俱無損。

「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以恕己弘慈拯濟群生。王治其國，日出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眾寶飯食自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十方歎德。

「妻以婿為死，國人無識己者，負机婿入國，自陳：『結髮室家遭世衰亂，身更凋殘，服天王慈惠，故來乞匄。』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育逮群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逆之，貴汝善行，賜汝必多。』

「明日從王乞勾，王默識之，具為群臣說妻本末。一臣曰：『當燒之。』一臣曰：『斬之。』執法大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為悖逆之行著矣。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使長負焉。』群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持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

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者，調達是，妻者，懷杼女子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一三）薩和檀王經

「昔者國王號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國來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來，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此。王甚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為作禮，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來耶？冒涉塗路得無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王功德，故來相見，今欲乞勾。』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今我名為一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為我作婢。若能爾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報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屬道人供給使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往問之。』

「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人，年少端正，從遠方來，欲乞我身持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之作奴，未許卿耳。』時夫人言：『王為相棄，獨自得便，不念度我。』是時夫人即隨王出，白道人言：『願得以身供道人使。』

「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爾不？吾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悔，從道人耳。』逝心曰：『汝當隨我，皆悉徒跣，不得著履，當如奴法，莫得不掩。』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

「王夫人者，本大國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軟，生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月，步隨大家舉身皆痛，足底破傷不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極住止息耳。』喊言：『疾來，促隨我後。』前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里。

「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有埋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婢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妒，晨夜令作初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婢挽娠所生男兒，夫人恚言：『汝為婢使，那得此兒？』促取殺之。隨大家教，即殺其兒，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可得唐埋之不？』其奴報曰：『大家甚急！備聞此者，罪我不小。卿促持去，更索餘處，不須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勤苦，各無怨心。

「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群臣後宮嫔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在虛空中，坐七寶蓮華上，現身色相，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禮。文殊師利為說經法，三千剎土為大震動，覆一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

佛告阿難：「是時王者，即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者今羅云是。」

佛言：「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榮冀，自致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一四）須大拏經

「昔者葉波國王號曰濕隨，其名薩闍，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

布施拯濟群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觀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寶。』太子遂隆普施，惠逮眾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勢躡六十象，怨國來戰，象輒得勝。

「諸王議曰：『太子賢聖無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拄杖遠涉，歷諸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拄杖翹一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群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馳迎，猶子覩親，稽首接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八方，上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山，靡不歎仰。卿為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尚布施不違眾願者，今欲乞行蓮華上白象，象名羅闍憇大檀。』太子曰：『大善！唯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無以自難。』即勅侍者，疾被白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澡梵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俱升騎象含笑而去。

「相國百揆靡不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恃以寧，敵仇交戰，輒為震奔。而今惠讎國，將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躡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惠重怨，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施不休，數年之間，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為施惠之物矣。』王聞其言，慘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賙窮濟乏慈育群生，為行之元首。縱得禁止假使拘罰，斯為無道矣。』百揆僉曰：『切磋之教儀無失矣，拘罰為虐臣敢聞之？逐令出國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慙(cán)自悔，臣等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誥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為？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奉命誥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者反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王即聽之。

「太子欣然勅侍者：『國中黎庶有窮乏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曼吒，諸王之女，顏華煒耀，一國無雙，自首至足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大王徙吾著檀特山，十年為限。汝知之乎？』妻驚而起，視太子淚出，且云：『將有何罪乃見迸逐，捐國尊榮處深山乎？』答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內，名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逮群臣患逐我耳。』妻即稱願：『使國豐熟，王臣兆民富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

「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為止矣。又有毒蟲魍魎斃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寒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卿所堪。爾王者之子，生於榮樂、長於中宮，衣則細軟，飲食甘美，臥則帷帳，眾樂聒耳，願則恣心。今處山澤，臥則草蓐、食則果蔬，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曰：『細靡眾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己？而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幡為幟，火以煙為幟，婦人以夫為幟，吾侍太子猶孩侍親，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嶮而猶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感絕，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吾無逆心。爾為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施覩世希有，當卒弘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逮佛重任，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稽首于地愍然辭曰：『願捐重恩，保寧玉體，國事鞅掌願數慈諫，無以自由枉彼天民。當忍不可忍，含忍為寶。』母聞訣辭顧謂侍曰：『吾身如石、心猶剛鐵，今有一子而見迸逐，吾何心哉？未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華，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令吾有子，今育成就而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快喜不復相敬。

「太子妻兒稽首拜退，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之聖靈、眾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兆民拜伏，僉

然舉哀，或有蹕踊呼天，音響振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乞馬，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勾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眾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悲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

「太子觀山樹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備焉，鳬鴈鴛鴦遊戲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觀之謂其妻曰：『爾觀斯山，樹木參天，有折傷，群鳥悲鳴，每處有泉，眾果甚多以為飲食；唯道是務，無以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周陀，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叉手立，向道士曰：『吾將妻子來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柴草為屋，結髮薺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闍拏延，著鹿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為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

「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豐，顏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爾居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翁學道，內否不通，教化之紀，希成一人。專愚憊悞，爾將所貪乎？顏狀醜黑，鼻正匾，身體繚戾，面皺脣頰(丁可反)，言語蹇吃，兩目又青，狀類若鬼，舉身無好，孰不憊憎？爾為室家，將無愧厭乎？』婦聞調，流淚而云：『吾觀彼翁鬢鬚正白，猶霜著樹。朝夕希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婿，如事具云，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今，吾去子矣。』婿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洪慈濟眾，虛耗其國。王逮群臣，徙著山中。其有兩兒，乞則惠卿。』

「妻數有言，愛婦難違，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門曰：『太子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內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為斯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俸，

問其所以。對曰：『太子潤馨，遐邇詠歌，故遠歸命，庶自穌息。』王曰：『太子眾寶布施都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以惠子？』對曰：『德徽巍巍，遠自竭慕，貴覩光顏，沒齒無恨也。』王使人示其徑路。

「道逢獵士，曰：『子經歷諸山，寧覩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進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為乎？』梵志忸然而懼曰：『吾必為子所殺矣！當權而詭之耳。』曰：『王逮群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答曰：『大善！』喜示其處。

「遙見小屋，太子亦覩其來。兩兒覩之中心怛懼，兄弟俱曰：『吾父尚施，而斯子來，財盡無副，必以吾兄弟惠與之。』攜手俱逃。母故掘蔭其埒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誡曰：『父呼無應也。』

「太子仰問，請其前坐，果漿置前。食果飲畢，慰勞之曰：『歷遠疲倦矣！』對曰：『吾自彼來，舉身惱痛，又大飢渴。太子光馨，八方歎懿，巍巍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不甚善，今故遠歸窮，庶延微命。』太子惻然曰：『財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太子呼焉，兄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無應。太子隱其在埒，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數覩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為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為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梵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去。』太子曰：『卿願求兒，故自遠來，終不敢違，便可速邁。』

「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捨遁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手執繩端，兩兒躡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曰：『天神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宜急捨彼菓，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為作大響有若

雷震。母時採果，心為忪忪，仰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瞶左腋痒，兩乳湮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用菓為？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菓旋歸，惶惶如狂。

「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成其弘誓之重任，妻到壞其高志也。』化為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止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為虎，適梵志遠，乃遂退矣。

「婦還，覩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望覩吾以菓歸，奔走趣吾，躡地復起，跳踉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共拂拭。今兒不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象泥牛、泥馬泥猪，雜巧諸物縱橫于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為虎狼鬼魑盜賊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太子久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惠之。』婦聞斯言，感踊躡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覩老窶貧窶梵志，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為今也。』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子如之，當如行求乎？』

「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而謂之曰：『吾本盟爾隆孝奉遵，吾志大道，尚濟眾生，無求不惠，言誓甚明。而今哀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勞何甚？夫士家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自由，豈況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一切智。」』

「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弘道普施無蓋，試之以妻觀心如何。』釋化為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以乾坤之仁，普濟群生布施無逆，故來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勾，儻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斯婦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無有，婦人之禮斯為備首矣。然其父王唯有斯女，盡禮事婿

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踰輩。卿取吾喜，除患最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釋，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子尚佛慧影，範難雙矣，今欲何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天帝釋曰：『善！』應時不現。

「梵志喜獲其志，行不覺疲，連牽兩兒欲得望使。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為繩所縛，結處皆傷，哀號呼母，鞭而走之。梵志晝寢，二兒迸逃，自沈池中，荷蕞覆上，水蟲編身。寤行尋求，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愈傷，為生甘果，令地柔軟。兄弟摘果，更相授噉，曰：『斯果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軟如王邊縑綖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行，其地岑巖，礫石刺棘，身及足蹠，其瘡毒痛，若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顏色復故。

「歸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為爾得奴婢二人，自從所使。』妻覩兒曰：『奴婢不爾，斯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作勞，孚行街賣，更買所使。』又為妻使，欲之異國。天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哽噎詣門上聞。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嘯唏！王呼欲抱，兩兒不就。王曰：『何以？』兒曰：『昔為王孫，今為奴婢。奴婢之賤，緣坐王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勦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既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而見遠逐捐處山澤，虎狼毒蟲與之為隣，食菓衣草，雷雨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迸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處在深宮，臥即縑綖，蓋以寶帳，衣天下之名服，食天下之貢獻，故女貴也。』王曰：『年八孩童，有高士之論，豈況其父乎？』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特牛各百頭。惠爾者善，不者自己。』王曰：『諾。』即雇如數，梵志退矣。

「王抱兩孫坐之于膝，王曰：『屬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今為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耳。日與禽獸百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道，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禮，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何瑞？』妻臥地曰：『父意解釋，使者來迎，神祇助喜，故興此瑞。』妻自亡兒臥地，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皇后捐食銜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木流泉，收淚昇車。

「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掃除豫施帳幔，燒香散華伎樂幢蓋，舉國趨蹌，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勞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隣國困民歸化首尾，猶眾川之歸海。宿怨都然，拜表稱臣，貢獻相銜。賊寇尚仁，偷賊競施，干戈戢藏，囹圄毀矣。群生永康，十方稱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為眾聖王矣。」

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群生，雖嬰極苦，今為無蓋尊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來下，由白淨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難是。妻者，俱夷是。子男羅云是，女者羅漢朱遲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獵者，優陀耶是。阿周陀者，大迦葉是。賣兒梵志者，調達是。妻者，今調達妻旃遮是。吾宿命來勤苦無數，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以布施法為弟子說之，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

六度集經卷第三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經(此有十一章)

(一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者有國王號和默，王行仁平，愛民若子，正法治國，民無怨心。其國廣大郡縣甚多，境界熾盛，五穀豐熟，國無災毒，壽八萬歲。和默聖王明令宮中，皇后貴人百官侍者，執綱維臣，教以正法，各理所部。王常慈心愍念眾生，悲其愚惑狂悖自墜，尋存道原喜無不加，哀護眾生如天帝釋，殺、盜、淫泆、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妒、恚、癡，如此之凶無餘在心。孝順父母敬愛九親，尋追賢者尊戴聖人，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善有福為惡有殃，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重勅后妃下逮賤妾，皆令尊奉相率為善，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誦心執修行。

「國有貧者，不任窮困，失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啟聞。王曰：『爾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爾何緣盜乎？』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蹈火行盜。』王悵愍之，嘉其至誠，慙然內愧，長歎而云：『民之飢者即吾餓之，民之寒者即吾裸之。』重曰：『吾勢能令國無貧者，民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赦其國，出藏珍寶布施困乏，飢渴之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索，飛鳥走獸都及眾蟲，五穀葛草亦從所好。

「自王布施之後，國豐民富相率以道，民無殺者，盜人財物、姪人婦女、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兇愚之心，寂而消滅，皆信佛、信法、信沙門，信為善有福、作惡有殃。舉國和樂，鞭杖不行，仇敵稱臣，戰器朽于藏，牢獄無繫囚，人民稱善，我生遇哉。天龍鬼神無不助喜，祐護其國，毒害消竭，五

穀豐熟，家有餘財，王內獨喜，即得五福：一者長壽，二者顏華日更好色，三者德勳八方上下，四者無病氣力日增，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

「王後壽終，如強健人，飽食快臥，忽然上生忉利天上。其國人民奉王十戒，無入地獄、餓鬼、畜生道中者，壽終魂靈皆得上天。」

佛告諸沙門：「時和默王者，吾身是也。」

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一六）佛說四姓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四姓家遭宿命殃，貧窶尤困，草衣草席，菜糜自供；雖為極困，足不蹈無道之宅，手不執無道之惠，志行清淨，眾邪不能染其心。朝稟暮講，經戒不釋於口，世尊所歎，眾智所敬，雖衣食不供於身口，奉養聖眾，隨家所有菜糜草席，不忽一日。諸沙門曰：「四姓貧困，常有飢色，吾等不可受彼常食。經說沙門一心守真，戒具行高，志如天金，不珍財色唯經是寶，絕滅六飢故誓除饑，何耻分衛而不行乎？」共詣佛所，本末陳之。世尊默然。

後日四姓身詣精舍，稽首畢一面坐。佛念諸沙門前所啟事，問四姓曰：「寧日慈施供養比丘不？」

對曰：「唯然。舉門日供，但恨居貧，菜糜草席，枉屈聖賢以為默默。」

眾祐曰：「布施之行，惟在四意，慈心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眾生。雖施微薄，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為常，所願自然，眼色、耳聽、鼻香、口味，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乏無也。若施褻薄，心又不悅，後得其福，福中之薄。官位七寶，得不足榮；處在薄中，心又慳儉不敢衣食，惴惴恰恰未嘗歡喜，腹飢身寒有似乞人，徒生徒死，無善以自祐也。若施以好，心不

懇誠，憍傲自恃，身不供恪，綺求華名，欲遠揚己。後有少財，世人空稱，以為巨億；內懼劫奪，衣常褻薄，食未嘗甘，亦為空生空死。比丘未嘗履其門，遠離三尊，恒近惡道。惠以好物，四等敬奉，手自斟酌，存意三尊，誓令眾生逢佛昇天，苦毒消滅，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此章，別本在《薩和檀王經》後）

（一七）

昔有梵志，名曰維藍，榮尊位高，為飛行皇帝，財難籌算，體好布施：名女上色，服飾光世，以施與人；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澡甕盥槃四寶交錯；金銀食鼎，中有百味；秦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其角一牛者日出四升湏；皆從犢子，織成寶服，明珠綻綴；床榻幃帳，寶絡光目；名象良馬，金銀鞍勒，絡以眾寶；諸車華蓋，虎皮為座，彫文刻鏤無好不有。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事事各有千八十四枚，以施與人。維藍慈惠，八方上下天龍善神無不助喜。

「如維藍惠，以濟凡庶，畢其壽命無日疲懈，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其福倍彼不可籌算。又為前施并清信女百，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具戒男百，不如具戒女除饑一飯。女除饑百，不如高行沙彌一人飯。沙彌百，不如沙門一人，具戒行者，心無穢濁內外清潔。凡人猶瓦石，具戒高行者，若明月珠也；瓦石滿四天下，猶不如真珠一矣。

「又如維藍布施之多，逮于具戒眾多之施，不如飯溝港一。溝港百，不如頻來一。頻來百，不如不還一。不還百，不如飯應真一人。

「又如維藍前施及飯諸賢聖，不如孝事其親。孝者盡其心無外私。百世孝親，不如飯一辟支佛。辟支佛百，不如飯一佛。佛百，不如立一刹、守三自歸，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仁不殺，守清不盜，執貞不犯他妻，奉信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齋，其福巍巍，勝維藍布施萬種名物，及飯賢聖，甚為難算矣。

「持戒不如等心慈育眾生，其福無盡也。雖為菜糜草席，執三自歸，懷四等心，具持五戒，山海可秤量，斯福難籌算也。」

佛告四姓：「欲知維藍者，我身是。」

四姓聞經，心大歡喜，作禮而去。

（一八）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厥體高大，身毛五色，蹄角奇雅，眾鹿伏從數千為群。國王出獵，群鹿分散，投巖墮坑，盪樹貫棘，摧破死傷所殺不少。鹿王覩之，哽噎曰：『吾為眾長，宜當明慮擇地而遊，苟為美草而翔於斯，凋殘群小，罪在我也。』徑自入國，國人覩之，僉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來翔。』以為國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貪生，寄命國界。卒逢獵者，蟲類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籍。天仁愛物，實為可哀。願自相選，日供太官，乞知其數，不敢欺王。』王甚奇曰：『太官所用日不過一，不知汝等傷死甚多。若實如云，吾誓不獵。』

「鹿王退還，悉命群鹿，具以斯意示其禍福。群鹿伏聽，自相差次。應先行者每當就死，過辭其王，王為泣涕，誨喻之曰：『覩世皆死，孰有免之？尋路念佛，仁教慈心，向彼人王慎無怨矣！』日日若茲。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曰：『死不敢避，乞須挽娠。』更取其次，欲以代之。其次頓首泣涕而曰：『必當就死。尚有一日一夜之生、斯須之命，時至不恨。』

「鹿王不忍枉其生命，明日遁眾，身詣太官。廚人識之，即以上聞。王問其故，辭答如上。王愴然為之流淚曰：『豈有畜獸懷天地之仁殺身濟眾，履古人弘慈之行哉！吾為人君，日殺眾生之命，肥澤己體。吾好兇虐，尚豺狼之行乎？獸為斯仁，有奉天之德矣。』王遣鹿去還其本居，勅一國界：『若有犯鹿者與人同罰。』

「自斯之後，王及群寮率化，黎民遵仁不殺，潤逮草木，國遂太平。菩薩世世危命濟物，功成德隆，遂為尊雄。」

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一九）

「昔者菩薩身為鵠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飡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傷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鵠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此章，別本在〈維藍章〉後）

（二〇）

「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委其舊匹，欲青雀妻。青雀唯食甘露好菓，孔雀為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以啟聞，王命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誰能得之，娉以季女，賜金百斤。』

「國之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麩塗身尸踞，孔雀取麩，人應獲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人曰：『大王賜吾金百斤，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即以獻王。

「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疾即愈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眾疾皆愈，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眾疾可愈。若有疑望，願以杖捶吾足。』王曰：『可。』雀即呪之。國人飲水，聾聽盲視，瘡語癰申，眾疾皆然。

「夫人疾除，國人竝得無病，無有害孔雀之心。雀具知之，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

曰：『可。』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獵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士癡者，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捐佛至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姪亂，或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喻彼魅魍，亡國危身靡不由之，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王愚矣。』」

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眾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國王者。舍利弗是。獵士者，調達是。夫人者。調達妻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一）

「昔者梵志，年百二十，執貞不娶姪洸窈盡，靖處山澤不樂世榮，以茅草為廬、蓬蒿為席，泉水山果趣以支命，志弘行高，天下歎德。王娉為相，志道不仕，處于山澤數十餘載，仁逮眾生禽獸附恃。時，有四獸，狐、獼、猴、兔，斯四獸曰：『供養道士，靖心聽經。』積年之久，山菓都盡，道士欲徙尋果所盛。四獸憂曰：『雖有一國榮華之士，猶濁水滿海，不如甘露之斗升也。道士去者，不聞聖典，吾為衰乎！各隨所宜求索飲食，以供道士，請留此山，庶聞大法。』僉然曰：『可。』獼猴索果，狐化為人，得一囊粍，獼得大魚，各曰：『可供一月之糧。』兔深自惟：『吾當以何供道士乎？』曰：『夫生有死，身為朽器，猶當棄捐；食凡夫萬，不如道士一。』即行取樵然之為炭，向道士曰：『吾身雖小，可供一日之糧。』言畢即自投火，火為不然。道士覩之，感其若斯，諸佛歎德，天神慈育。道士遂留，日說妙經，四獸稟誨。」

佛告諸沙門：「梵志者，錠光佛是也。兔者，吾身是也。獼猴者，秋鷲子是也。狐者，阿難是也。獼者，目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二）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寶齊國，常好濟貧惠逮眾生，受一切歸猶海含流。時，有友子，以洑蕩之行，家賄消盡。理家愍焉，教之曰：『治生以道，福利無盡。』以金千兩給子為本。對曰：『敬諾。不敢違明誨。』即以行賈。性邪行嬖，好事鬼妖，姪蕩酒樂，財盡復窮。如斯五行殲盡其財，窮還守之。時，理家門外糞上有死鼠，理家示之曰：『夫聰明之善士者，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有金千兩而窮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

「時有乞兒，遙聞斯誨愴然而感，進猶乞食，還取鼠去，循彼妙教，具乞諸味，調和炙之，賣得兩錢；轉以販菜，致有百餘。以微致著，遂成富姓。閑居憶曰：『吾本乞兒，緣致斯賄乎！』寤曰：『由賢理家訓彼兒頑，吾致斯寶。受恩不報，謂之背明。』作一銀案，又為金鼠，以眾名珍滿其腹內，羅著案上。又以眾寶瓔珞其邊，具以眾甘，禮彼理家，陳其所以：『今答天潤。』理家曰：『賢哉，丈夫！可為教訓矣。』即以女妻之，居處眾諸都以付焉，曰：『汝為吾後，當奉佛三寶，以四等心救濟眾生。』對曰：『必修佛教矣。』後為理家之嗣，一國稱孝。」

佛告諸沙門：「理家者，吾身是也。彼蕩子者，調達是。以鼠致富者，槃特比丘是。調達懷吾六億品經，言順行逆，死入太山地獄。槃特比丘，懷吾一句，乃致度世。夫有言無行，猶膏以明自賊，斯小人之智也。言行相扶，明猶日月，含懷眾生成濟萬物，斯大人之明也。行者是地，萬物所由生矣。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三）

「昔有獨母為理家賃，守視田園。主人有徻，餉過食時。時至欲食，沙門從乞。心存斯人，絕欲棄邪厥行清真。『濟四海餓

人不如少惠淨戒真賢者。』以所食分盡著鉢中，蓮華一枚著上貢焉！道人現神足放光明，母喜歎曰：『真所謂神聖者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終神遷，應為梵志嗣矣。其靈集梵志小便之處，鹿毚小便即感之生。時滿生女，梵志育焉。年有十餘，光儀庠步，守居護火。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還恚之，令行索火。女至人聚，一踏步處一蓮華生。火主曰：『爾遠吾居三匝，以火與爾。』女即順命，華生陸地圍屋三重；行者住足，靡不雅奇。

「斯須宣聲聞其國王，王命工相相其貴賤。師曰：『必有聖嗣，傳祚無窮。』王命賢臣娉迎禮備，容華奕奕，宮人莫如。懷妊時滿，生卵百枚。后妃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蕉為鬼形像，臨產以髮被覆其面，惡露塗芭蕉，以之示王。眾妖弊明，王惑信矣。群邪以壺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矣。

「天帝釋下，以印封口，諸天翼衛，順流停止，猶柱植地。下流之國，其王於臺遙覩水中有壺流下，熒輝光耀似有乾靈，取之觀焉。覩帝印文，發得百卵，令百婦人懷育溫煖。時滿體成，產為百男。生有上聖之智，不啟而自明，顏景跨世，相好希有，力幹勢援，兼人百倍，言音之響有若師子之吼。王即具白象百頭，七寶鞍勒，以供聖嗣，令征隣國；四鄰降伏，咸稱臣妾。

「又伐所生之國，國人巨細靡不悚慄。王曰：『孰有能却斯敵者乎？』夫人曰：『大王無懼，視敵所由，攻城何方？臨之興觀，為王降之。』王即視敵所由而立觀矣。母登觀，揚聲曰：『夫逆之大，其有三矣。不遠群邪招二世咎，斯一也。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斯二也。恃勢殺親毒向三尊，斯三也。懷斯三逆，其惡無蓋。爾等張口，信現于今。』母捉其乳，天令湏射遍百子口。精誠之感，飲乳情哀，僉然俱曰：『斯則吾親。』泣涕交頸，叉手步進，叩頭悔過。親嗣始會，靡不哀慟。二國和睦，情過伯叔。異方欣然靡不稱善。

「諸子覩世無常如幻，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九子皆得緣一覺。一子理國，父王崩，為王。大赦眾罪，壞牢獄、裂池塞，免奴使，慰孝悌、養孤獨，開帑藏大布施，隨民之願給。以十善

為國法，人人帶誦，家有孝子。興立塔寺，供養沙門，誦經論道口無四惡，諸毒歇盡，壽命益長。天帝養護，猶親育子。」

佛告諸沙門：「留為王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是。母者，舍妙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四）

「昔者菩薩，時為梵志，經學明達，國人師焉。弟子五百，皆有儒德，體好布施，猶自護身。時世有佛，號唎如來、無所著、正真尊、最正覺，將導三界還神本無。菩薩覩佛，欣然自歸，請佛及僧七日留家，以禮供養。梵志弟子各爭所主。一人年稚師使之行，還請事作。師曰：『有事無作者，爾攝之焉。』童子對曰：『唯燈無主者也。』師曰：『善哉。』弟子以坩盛麻油膏，淨自洗浴，白氎纏頭，自手然之。

「天人龍鬼覩其猛力，靡不拊手驚愕，而歎：『世未曾有，斯必為佛矣。』佛嘉之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霍然無想，七日若茲都無懈倦念矣。佛則授決：『却無數劫汝當為佛，號曰錠光。項中肩上各有光明，教授拯濟，眾生獲度其為無量。』天人鬼龍，聞當為佛，靡不嘉豫稽首拜賀。

「梵志念曰：『彼其得佛，吾必得也，須當受決。』而佛去焉。前稽首曰：『今設微供誠吾盡心，願授吾決。』佛告梵志：『童子作佛之時，當授爾決。』梵志聞當得佛，喜忘有身，自斯之後，遂大布施，飢食寒衣，病給醫藥，蜎飛蚊行蠕動之類，隨其所食以時濟之。八方諸國，稱為仁父也。」

佛告舍利弗：「童子者，錠光佛是。梵志者，吾身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五）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向眾生。觀市觀黿，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黿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尚濟眾生，財富難數，貴賤無違，答曰：『百萬，能取者善，不者吾

當烹之。』菩薩答曰：『大善！』即雇如直，持鼈歸家，澡護其傷，臨水放之。覩其遊去，悲喜誓曰：『太山餓鬼眾生之類，世主牢獄早獲免難，身安命全如爾今也。』稽首十方，叉手願曰：『眾生擾擾，其苦無量，吾當為天為地，為旱作潤，為漂作筏，飢食渴漿，寒衣熱涼，為病作醫，為冥作光；若有濁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度彼眾生矣。』十方諸佛皆善其誓，讚曰：『善哉！必獲爾志。』

「鼈後夜來齧其門，怪門有聲，使出覩鼈，還如事云。菩薩視之，鼈人語曰：『吾受重潤，身體獲全，無以答潤。蟲水居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啟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曰：『洪水至，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之。』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之。』鼈亦云：『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之。』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尠有終信，背恩迫勢，好為兇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賤，豈是仁哉？吾不忍也。』於是取之。鼈曰：『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

「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吾精誠之所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捐，無益於貧民；取以布施，眾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福應柰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乏，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眾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吾今也。』

「蛇狐會曰：『奈斯事何？』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齧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則愈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愈。王喜問所由，囚人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為國相，執手入宮，並坐而曰：『賢者說何書？懷何道？而為二儀之仁，惠逮眾生乎？』對曰：『說佛經，懷佛道也。』王曰：『佛有要決？』曰：『有之。佛說四非常，在之者，眾禍殄，景祐昌。』王曰：『善哉！願獲其實。』曰：『乾坤終訖之時，七日竝列巨海都索，天地炯然，須彌崩壞，天人鬼龍、眾生身命，霍然焦盡。前盛今衰，所謂非常矣。明士守無常之念，曰天地尚然，官爵國土，焉得久存？得斯念者，乃有普慈之志矣。』王曰：『天地尚然，豈況國土？佛說非常，我心信哉。』

「理家又曰：『苦之尤苦者，王宜知之。』王曰：『願聞明誠。』曰：『眾生識靈微妙難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弘也天下，高也無蓋，汪洋無表，輪轉無際。然飢渴于六欲，猶海不足于眾流，以斯數更太山燒煮諸毒眾苦；或為餓鬼，洋銅沃口役作太山；或為畜生，屠割剝裂，死輒更刃，苦痛無量。若獲為人，處胎十月，臨生急竿，猶索絞身，墮地之痛猶高隕下，為風所吹若火燒已，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手菱摩身猶刃自剝，如斯諸痛甚苦難陳。年長之後，諸根竝熟，首白齒隕，內外虛耗，存之心悲，轉成重病，四大欲離，節節皆痛，坐臥須人，醫來加惱。命將欲終，諸風竝興，截筋碎骨，孔竅都塞。息絕神逝，尋行所之。若其昇天，天亦有貧富貴賤，延算之壽，福盡罪來，下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王曰：『善哉！佛說苦要，我心信哉！』

「理家又曰：『夫有必空，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往古先王宮殿臣民，今者磨滅不覩所之，斯亦空也。』王曰：『善哉！佛說空要，我心信哉！』

「理家又曰：『夫身地水火風矣，強為地，軟為水，熱為火，息為風。命盡神去，四大各離，無能保全，故云非身矣。』王曰：『善哉！佛說非身，吾心信哉！身且不保，豈況國土乎？痛夫我先王，不聞無上正真、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

「理家曰：『天地無常，誰能保國者乎？胡不空藏，布施貧飢之人乎？』王曰：『善哉！明師之教快哉！』即空諸藏而布施貧乏，鰥寡孤兒令之為親為子，民服炫煌，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且行，仰天歎曰：『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四方歎德，遂致太平。」

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也。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鶯鶯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二六）

「昔者菩薩為沙門行，恒處山林，慈心悲愍，眾生長苦輪轉三界，何以濟之？靖心思惟，索道弘原，當以拯眾。而衣有虱，身痒心擾，道志不立，手探尋之即獲虱矣。中心愴然，求以安之。正有獸骨，徐以置中矣。虱得七日之食，盡乃捨邁。展轉生死，菩薩得佛，經緯教化。」時，天大雪絕行路人，國有理家請佛并數千比丘，供養七日。厥心肅穆，宗室僉然，而雪未晞。佛告阿難：「勅諸沙門皆還精舍。」阿難言：「主人恭肅，厥心未墮，雪盛未息，分衛無處。」世尊曰：「主人意訖，不復供惠也。」佛即引邁，沙門翼從還于精舍。

明日世尊告阿難：「汝從主人分衛。」阿難奉教而行，造主人門。門人覩之，無問其所以也。有頃迴還，稽首長跪，如事啟焉。又質其原，「彼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為具說如上。又曰：「阿難！吾以慈心濟虱微命，惠之朽骨七日之食，今獲供養盡世上獻。宿命施恩，恩齊七日，故其意止，不復如前也，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眾？持戒清淨無欲高行，內端己心，表以慈化，恭惠高行比丘一人，踰施凡庶累劫盡情也。所以然者？比丘擁懷

佛經，有戒、有定、有慧、解脫、度知見種，以斯五德慈導眾生，令遠三界萬苦之禍矣。」

阿難曰：「遇哉斯理家！面獲慈養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并諸沙門，或有溝港、頻來、不還、應真，或有開士，建大弘慈將導眾生者乎！斯福難量，其若海矣；難稱，其猶地也。」

佛言：「善哉！阿難！真如所云。佛時難遇，經法難聞，比丘僧難得供養，如漚曇華時一有耳。」

佛說如是，比丘歡喜，稽首承行。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三

六度集經卷第四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戒度無極章第二(此有十五章)

「戒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狂愚兇虐好殘生命，貪餘盜竊，姪嫉穢濁，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恚、癡心。危親戮聖，謗佛亂賢，取宗廟物，懷兇逆，毀三尊，如斯元惡，寧就脯割，菹醢市朝，終而不為；信佛三寶，四恩普濟矣。」

(二七)

「昔者菩薩為清信士，所處之國其王行真，勸導臣民令知三尊，執戒奉齋者捐賦除役；黎庶巨細見王尚賢，多偽善而潛行邪。王以佛戒觀察民操，有外善內穢，違佛清化，即權令而勅曰：『敢有奉佛道者罪至棄市。』訛善之徒靡不釋真，恣心從其本邪。菩薩年耆，懷正真弘影之明，聞令驚曰：『釋真從邪獲為帝王，壽齊二儀富貴無外，六樂由心，吾終不為也。雖一食之命，得覩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俗記籍萬億之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

而闇於三尊，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戮死之患，吾甘心焉。經云：「眾生自投三塗，獲人道難，處中國難，六情完具難，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難，覩經信之難，貫奧解微難，值高行沙門清心供養難，值佛受決難。」吾宿功著，今覩佛經、獲奉三寶，若值無道菹醢之酷、湯火之戾，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

「王命有司廉察違命者，戮之市朝，廉人見菩薩志固不轉，奉事三尊至意不虧，即執之以聞。王曰：『戮之於市。』陰使人尋聽察其云。菩薩就死，誡其子曰：『乾坤始興有人之來，眾生處世，以六情亂行甚於狂醉，眇覩三尊，導清明化也。爾幸知法，慎無釋之。夫捨佛法之行，而為鬼妖之偽者，國喪必矣。吾寧捨身，不去真也。王今悖誤，爾無從焉。』廉者以聞。王知行真，即欣而請之，執手昇殿曰：『卿真可謂佛弟子者矣。』拜為國相，委任治政，捨佛清化之疇者，復其賦役，於是國境莫尚為善。」佛告諸沙門：「時國王者，彌勒是也。清信士者。吾身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二八）

「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有法、有比丘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眾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鳩殺汝矣。』結氣而殞。」

「魂靈感化為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為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也，人聞笑爾。』夫人言：『相屬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帝釋今翔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

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在也。道邊作坑，除爾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牙來。』

「師如命行，之象遊處，先射象，著法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賊吾軀命？』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正使俎骨脯肉，終不違斯行也。修斯行者，死輒上天，疾得滅度矣。』人即截牙，象曰：『道士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其痛難忍，躡地大呼，奄忽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哀號。

「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

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求夷是。獵者，調達是。小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二九）

「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常奉佛教，歸命三尊。時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六度為首。爾時，國王好食鸚鵡，獵士競索，覩鸚鵡群，以網收之，盡獲其眾，貢于太官。宰夫收焉，肥即烹之為肴。鸚鵡王深惟，眾生擾擾赴獄喪身，迴流三界靡不由食。告從者曰：『除貪捐食，體疵小苦，命可冀矣。愚者饕餮，心無遠慮，猶若慳子貪刀刃之鈔蜜，不知有截舌之患。吾今裁食，爾等則焉。』鸚鵡王日瘦，由其籠目勢踊得出，立籠上曰：『夫貪惡之大，無欲善之，景矣。』重曰：『諸佛以貪為獄為網、為毒為刃，爾等損食可如余焉。』菩薩自斯，若為凡人，麤食供命，弊衣蓋形，以貪戒心，無日不存。福為帝王，輒以佛智觀國之累，福高弘多，其為難算矣。非常無牢，唯苦無樂，夫有輒滅，身為偽幻，難保猶卵，難養若狼。有眼覩焉，靡不寒慄。菩薩世世以

戒為行，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為天人師。」佛告諸比丘：「時鸚鵡王者，吾身是也。人王者，調達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〇）

「昔者菩薩，為王太子，名曰法施，內清外淨，常以履邪之禍自戒其心，尊聖孝親，慈濟眾生。太子朝覲，輒須相國，進退如禮未嘗失儀。王之幸妾，內懷邪淫，出援太子，太子力爭而獲免焉，拍相首曰：『去矣。』其冠隕地，相首無髮，內妾笑之，恥而懷忿。妾向王泣曰：『妾雖微賤猶是王妻，太子不遜，有欲于妾。』王曰：『太子履操，非佛志不念，非佛教不言，非佛道不行，八方歎德，諸國莫如，其豈有非乎？』讒言綴數，以惑王心。王曰：『骨肉相殘謂之亂賊，吾不為也。』拜為邊王，去國八千里，曰：『爾鎮境外，則天行仁，無殘民命，無苟貪困黎庶，尊老若親，愛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世多姦偽，齒印之教，爾乃信矣。』太子稽首泣涕曰：『不敢替尊誨。』即就錄土，五戒十德，慈化國民，處位一年，遠民慕潤，歸化雲集，增戶萬餘，以狀上聞，歎王德潤遠照使然。

「王逮后妃，喜而歎之。妾殊懷怨，與相為姦，謀除太子，伺王臥出，以蠟抑印，詐為書：『爾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脫眼童子，付使還國。』使往至，群臣僉曰：『斯妖亂之使，非自大王也。』太子曰：『大王前齒，今者信現。愛身違親，謂之大逆矣。』即與群臣相樂三日，遍行國界，賙窮濟乏，以佛影模，慈心訓民。募能脫眼者，賣芻兒即為出眼，以付使者。函之馳還本土，相國以付嬖妾，嬖妾懸著床前，罵曰：『不從吾欲，鑿眼快乎？』

「大王夢虵蜂螫太子目，寤即哽噎，曰：『吾子將有異乎？』嬖妾曰：『王存之至，聊有斯夢，必無異也。』太子以琴樂索食濟命，展轉諸國至妃父王之國。王有妙琴，呼而聽之。其音咨嗟已先王之德，未為孤兒無親之哀音。其妃解音，哽噎曰：『吾君子窮哉！』王曰：『何謂？』妃具陳之，辭親曰：『斯自妾命，

女二其姓非貞也。』請翼從至孝之君子。二親舉哀，妃將太子還其本國。

「王聞有妙琴者，呼而作之。形容憔悴，唯識其聲。王曰：『汝是吾子法施者乎！』太子伏地哽噎。王后宮人，舉國巨細莫不哀慟。妃本末陳之。王曰：『嗚呼女人不仁，猶梗飯之糲毒。佛教遠之，不亦宜乎！』即收相國及嬖妾，以棘笞之，煬膠滯其瘡中，燠即裂之，為坑生埋矣。」

佛告諸比丘：「太子宿命嘗賣白珠，彼妾時為富姓女，乘車行路，相國時為御者。呼賣珠童，曰：『視汝珠來。』持珠而不買，姪視言調。童子恚曰：『不還吾珠而為姪視，吾鑿汝目。』女及御者，俱曰：『棘笞膠滯裂肉生埋汝可乎？』夫善惡已施，禍福自隨，猶影之繫形，惡熟罪成，如響之應聲。為惡欲其無殃，猶下種令不生矣。菩薩受佛淨戒，寧脫眼而死，不犯淫生也。爾時，太子法施者，我身是也。相國者，調達是。嬖妾者，調達妻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一）

「昔者菩薩，兄弟三人，遭世枯旱，黎民相噉，俱行索食，以濟微命。經歷山嶮乏食有日，兩兄各云：『以婦濟命可乎！』大兄先殺其妻，分為五分；小弟仁惻，哀而不食。中兄復殺，弟殊哽噎。兩兄欲殺弟妻，弟曰：『殺彼全己，非佛仁道，吾不為也。』將妻入山採果自供。處山歷年，山中有一跛人，婦與私通，謀殺其婿。詭曰：『妾義當勞養，而君為之，明日翼從，願俱歷苦。』曰：『山甚險阻，爾無行也。』三辭不從，遂便俱行。婦覩山高谷深，排壻落之。水邊有神，神接令安。婦喜得所，還跛共居。

「婿尋水行，覩商人焉，本末自陳。商人愍之，載至豐國。其國王崩，又無太子，群臣相讓，適無立者。令梵志占，『行路之人有應相者，立之為王。』梵志覩菩薩，即曰：『善哉！斯有道之君，可為兆民天仁之覆矣！』群僚黎庶，揮淚歎善，莫不稱

壽。奉載入宮，授以帝位，即以四等養民，眾邪之術，都廢之矣；授以五戒，宣布十善，率土持戒。於是天帝祐護其國，鬼妖奔迸，毒氣消歇，穀菓豐熟，隣國化正，仇憾更親，襁負雲集。

「婦嬰其跛瘁，入國乞匄，陳昔將婿避世之難。今來歸仁。國人巨細莫不雅奇，僉曰：『賢婦可書矣。』夫人曰：『可重賜也。』王即見婦，問曰：『識天子不？』婦怖叩頭。王為宮人本末陳之，執正臣曰：『斯可戮矣。』王曰：『諸佛以仁為三界上寶，吾寧殞軀命，不去仁道也。』夫人使人驅之出國，掃其足迹。」

佛告鷲子：「王者，吾身是。跛人者，調達是。婦者，好首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二）

「昔者菩薩，時為凡夫，博學佛經，深解罪福，眾道醫術，禽獸鳴啼，靡不具照。覩世憤濁，隱而不仕，尊尚佛戒唯正是從。處貧窮困，為商賃擔。過水邊飯，群鳥眾噪，商人心懼，森然毛豎，菩薩笑之。飯已即去，還其本土，雇其賃直曰：『烏鳴爾笑，將有以乎！』答曰：『烏云：「彼有白珠，其價甚重。汝殺取其珠，吾欲食其肉。」故笑之耳。』曰：『爾不殺為乎？』答曰：『夫不覩佛經者，為滔天之惡，而謂之無殃，斯為自欺矣。吾覩無上正真之典籍，觀菩薩之清仁，蜎飛蚊行蠕動之類，愛而不殺，草芥非己有即不取。夫好殺者不仁，好取者不清，吾前世為好取之穢，今獲其殃，處困陋之貧，為子賃客；今又犯之，種無量之罪，非佛弟子矣。吾寧守道貧賤而死，不為無道富貴而生也。』賃主曰：『善哉！唯佛教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三）

「昔者菩薩，處世貧困，為商人賃，入海採利。船住不行，商人巨細靡不恐懼，請禱神祇，上下調拯。貧人唯三自歸，守戒不犯，悔過自責，日夜各三。慈心誓願：『十方眾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也；吾後得佛，當度斯類矣。』乃至七日船不移邁，海神訛與賃主夢曰：『汝棄貧人，吾與汝去。』賃主得夢，愴然悼

之，私密言議。貧人微察，具照所以，曰：『無以吾一人之體，喪眾命也。』貨主作[竺-二+稗]，給其糒糧，下著[竺-二+稗]上，推[竺-二+稗]遠之。大魚覆船盡吞商人，貧人隨風得岸，還其本土，九族欣懌。貧人以三自歸、五戒、十善，奉齋懺悔、慈向眾生，故得是福。貧人者，我身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四）

「昔者菩薩，守戒隱居，不慕時榮，依蔭四姓為其守墓，若有喪葬，輒展力助。喪主感焉，以寶惠之，所獲多少，輒還四姓。四姓曰：『子展力致此寶，胡為相還？』道士曰：『吾守君野，彼葬君地，大義論之，寶即君有也。』四姓歎曰：『善哉！古之賢者豈能踰子乎？』即擇青衣中有賢行兼華色者，給之為妻，分家財以成其居。道士曰：『進其行，高其德。』爾時，貧道士者，吾身是也。妻者，裘夷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五）

「昔者菩薩，身為凡人，歸命三尊，守戒不虧。與舅俱行，銜賣自濟，之彼異國。舅先渡水，止獨母家，家有幼女，女啟母曰：『後有澡盤，可從商人易白珠也。』母順女意以示商人，以刀刮視照其真實，佯投地曰：『污吾手矣。』即出進路，母子耻焉。童子後至，女重請珠，母曰：『前事之恥，可為今戒也。』女曰：『觀此童儒，有仁人之相，非前貪殘矣。』又以示之。童儒曰：『斯紫磨金也，盡吾貨易之可乎？』母曰：『諾。』童子曰：『勾吾金錢二枚，以雇渡耶？』舅尋還曰：『今以少珠惠汝，取屬盤來。』母曰：『有良童子，盡以名珠雇吾金盤，猶謝其賤矣。爾不急去，且加爾杖。』舅至水邊，蹋地呼曰：『還吾寶來。』性急椎胸，吐血而死。甥還其金，已覩殞矣，哽噎曰：『貪乃至於喪身乎！』菩薩守信以獲寶，調達貪欺以喪身。童子者，吾身也。舅者，調達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六）

「昔者菩薩，無數劫時，兄弟資貨求利養親。之于異國，令弟以珠現其國王。王覩弟顏華，欣然可之，以女許焉，求珠千萬。弟還告兄，兄追之王所，王又覩兄容貌堂堂，言輒聖典，雅相難齊。王重嘉焉，轉女許之。女情洺豫，兄心存曰：『婿伯即父，叔妻即子，斯有父子之親，豈有嫁娶之道乎？斯王處人君之尊，而為禽獸之行。』即引弟退。女登臺望曰：『吾為〔(魅-未+舌)-厶〕蟲，食兄肝可乎？』展轉生死，兄為獼猴，女與弟俱為鼈。鼈妻有疾，思食獼猴肝，雄行求焉。覩獼猴下飲，鼈曰：『爾嘗覩樂乎？』答曰：『未也。』曰：『吾舍有妙樂，爾欲觀乎？』曰：『然。』鼈曰：『爾昇吾背，將爾觀矣。』昇背隨焉。半谿，鼈曰：『吾妻思食爾肝。水中何樂之有乎？』獼猴心恧然曰：『夫戒守善之常也，權濟難之大矣。』曰：『爾不早云？吾以肝懸彼樹上。』鼈信而還。獼猴上岸曰：『死鼈蟲，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佛告諸比丘：「兄者，即吾身是也，常執貞淨，終不犯淫亂，畢宿餘殃墮獼猴中。弟及王女俱受鼈身，雄者調達是，雌者調達妻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七）

「昔者菩薩，乘船渡海，採寶濟乏。海邊有城，苑園備有，華女臨渚要其輩曰：『斯國豐沃，珍寶恣求，可屈入城，觀民有無。』商人信從鬼魅厭惑，遂留與居，積年有五。菩薩感思二親本土，出城登山四顧遠望，覩一鐵城中有丈夫，首戴天冠儼然恭坐，謂菩薩曰：『爾等惑乎？以鬼魅為妻，捐爾二親九族之厚，為鬼所吞豈不惑哉？爾等無寐，察其真贗矣。方有神馬翔茲濟眾，可附旋居全爾身命。若戀蠱妻。死入斯城，眾毒普加，悔將無救。』菩薩承命，訛寐察之，覩真如云，厥心懼焉。明日密相告，等人僉然，各伺覩妻變為狐體，競爭食人。靡不慄然，曰：『吾等死矣。』相驚備豫懈即喪矣。馬王臻曰：『孰有離居心懷所親，疾來赴茲，吾將濟爾。』商人喜曰：『斯必天也。』群馳歸命。妻即抱子尋跡哀慟，其辭曰：『怨呼皇天，為妻累載，今以為鬼。』哀聲傷情。辭詣王所，厥云如上，『今者惶惶，無由自恃，惟願大王哀理妾情。』王召菩薩問其所由，即以所覩本末陳之。王覩

色美疾遣婿去，內之後宮為其淫荒，國正紛亂。鬼化為狐，日行食人，為害茲甚，王不覺矣。

「後各命終，生死輪轉，菩薩積德，遂得為佛。狐鬼魂靈，化生梵志家，有絕妙之色。佛時於作法縣求食，食畢出城坐樹下。梵志覩佛相好，容色紫金，項有日光，若星中月。覩佛若此，其喜無量，歸白兒母：『吾女獲婿，其為世雄。疾以名服、具世諸好。』梵志家室携女貢之，道覩足跡。妻曰：『斯無欲之神雄，豈以淫邪亂其志乎？』父曰：『吾女國之上華，胡高德而不迴耶？』妻即頌其義曰：

「『姪者曳足行， 多患斂指步，
 愚者足築地， 斯跡天人尊。」

「『無自辱也。』父曰：『爾薄智也。』戾而行矣，以女獻焉。世尊告曰：『第六魔天，獻吾三女，變為窰鬼。今爾屎囊，又來何為？』梵志慙(nù)然，妻重恥之。時，有除謹，進稽首曰：『願以惠余。』世尊戒曰：『爾昔為王，女時為鬼，以色誑爾，吞盡爾民，爾不厭乎？』除謹恥焉，退禪獲定，得溝港道。」

佛告鷲鷲子：「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旋家，歸命三尊自誓辭云：『時當死，死不復犯如來、應儀、正真覺清淨重戒。』積戒弘多，佛道遂成。爾時長者，吾身是也。王者，今比丘是。鬼者，梵志女是。城中天人者，鷲鷲子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三八）太子墓魄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沙門：「往昔有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名曰墓魄，生有無窮之明，過去現在未來眾事，其智無礙，端正暉光，猶星中月。王唯有一子，國無不愛，而年十三，閉口不言，有若瘖人。王后憂焉，呼諸梵志，問其所由。對曰：『斯為不祥也，端正不言，何益大王？後宮無嗣，豈非彼害哉？法宜生埋之，必有貴嗣。』王即慙然，入與后議，

后逮宮人靡不哀慟，嗟曰：『奈何太子祿薄，生獲斯殃。』哀者塞路，猶有大喪。具著寶服，以付喪夫。喪夫奪其名服，覩共為塚。墓魄惟曰：『王逮國人，信吾真瘡。』即默斂衣入水淨浴，以香塗身，具著寶服，臨壙呼曰：『爾等胡為？』答曰：『太子瘡聾為國無嗣，王命生埋，冀生賢嗣。』曰：『吾即墓魄矣。』喪夫視車霍然空虛，觀其形容，曜曜有光，草野遐邇猶日之明，聖靈巨勢，神動靈祇。喪夫巨細靡不懾驚，兩兩相視，顏貌黃青，言成文章靡不畏焉？仰天而曰：『太子靈德乃之于斯！』即叩頭陳曰：『願旋寧王，令眾不嗟。』太子曰：『爾疾啟王，云吾能言。』人即馳聞，王后兆民甚怪所以，心懽稱善，靡不悅豫，車馳人犇，殷填塞路。墓魄曰：『吾獲為沙門虛靖之行，不亦善乎？』意始如之。

「帝釋即化為苑池樹木，非世所覩，即去眾寶衣化為袈裟。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禮，王即就坐聞其言聲，光影威靈，二儀為動，王喜喻曰：『吾有爾來，舉國敬愛，當嗣天位，為民父母。』對曰：『惟願大王！哀採微言。吾昔嘗為斯國王，名曰須念，處國臨民二十五年，身奉十善育民以慈，鞭杖眾兵都息不行，囹圄無繫囚，路無怨嗟聲，惠施流布，潤無不周。但以出遊翼從甚眾，導臣馳除，黎庶惶懼；終入太山燒煮割裂，積六萬年，求死不得，呼嗟無救。當爾之時，內有九親，表有臣民，資財億載，眾樂無極，寧知吾入太山地獄燒煮眾痛無極之苦乎？生存之榮，妻子臣民，孰能分取諸苦去乎？惟彼諸毒其為無量，每壹憶之心怛骨楚，身為虛汗，毛為寒豎。言往禍來，殃追影尋，雖欲發言懼復獲咎，太山之苦難可再更，是以縮舌都欲無言。始十三年，而妖導師令王生埋吾。懼大王獲太山之咎，勢復一言耳。今欲為沙門守無欲之行，覩眾禍之門不復為王矣。願無怪焉。』王曰：『爾為令君，行高德尊，率民以道，過猶絲髮，非人所憶，以之獲罪，酷裂乃如之耶！如吾今為人主，從心所欲，不奉正法，終當何之乎？』即聽學道。王還治國以正不邪，遂致豐樂。墓魄即自練情絕欲，志進道真遂至得佛，廣說景模，拯濟眾生以至滅度。」

佛告諸比丘：「時墓魄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是也。母者，吾母今舍妙是也。夫榮色邪樂者，燒身之鑪矣。清淨澹泊，無患之家矣。若欲免難離罪者，無失佛教也。為道雖苦，猶勝處夫三塗，為人即遠貧窶，不處八難矣。學道之志當如佛行也，欲獲緣一覺、應真、滅度者，取之可得。」

佛說經竟，諸沙門莫不歡喜，稽首作禮。

（三九）彌蘭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沙門閑居深惟：「世人習邪樂欲，自始至終無厭五樂者。何謂五樂？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細滑。夫斯五欲，至其命終，豈有厭者乎？」日中之後，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立白言：「吾等，世尊！惟世愚者惑于五欲，至厥命終，豈有厭者不？」

佛告之曰：「覩世無足於彼五樂矣。昔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利，中有智者名曰彌蘭，為眾師御。海有神魚，其名摩竭，觸敗其船，眾皆喪身，彌蘭騎板，僅而獲免。風漂附岸，地名鼻摩，登岸周旋庶自蘇息，覩一小徑尋之而進。遙見銀城，樹木茂盛，間有浴池，周旋四表，甘水遶之。有四美人，容齊天女，奉迎之曰：『經涉巨海，厥勞多矣，善賀吉臻。今斯銀城，其中眾寶，黃金白銀，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車渠為殿，妾等四女給仁使役，晚息夙興，惟命所之，願無他遊。』彌蘭入城昇七寶殿，懽娛從欲，願無不有，處中千餘年。彌蘭惟曰：『斯諸玉女不令吾邁，其有緣乎？』伺四女寢，竊疾亡去。

「遙覩金城，有八玉女，迎辭如上，玉女華容，又踰四人。城中寶殿，名曰屑末，明月真珠諸寶踰前，壽數千萬歲。又疑：『八女不令吾邁，其有由乎？』伺其臥出，竊疾亡去。

「又覩水精城，有十六玉女出迎之矣，其辭如上，要將入城昇七寶殿。城殿眾寶，玉女光華踰前，居中歲數，又數千萬。

「意不厭足，又伺諸女臥出亡去，復覩琉璃寶城，光曜奕奕，有三十二女出迎跪拜，虔辭如上。要請入城昇七寶殿，殿名鬱單，其中眾寶伎樂甘食女色踰前，處中久長年數如上。

「又伺諸女臥出亡去，遙覩鐵城，莫無迎者。彌蘭惟曰：『銀城四女，金城有八，水精十六，琉璃三十二，玉女光世，修虔相迎，今不迎者，將以貴故乎？』周城一匝有鬼開門，彌蘭入城即見其鬼，鬼名俱引，鐵輪炯然走其頭上，守罪人鬼，取彼頭輪，著彌蘭頭上，腦流身焦。彌蘭流淚曰：『自四之八，自八之十六，自十六之三十二，處榮屑末殿、鬱單殿。吾以無足之行，故獲斯矣。何當離斯患乎？』守鬼答曰：『其年之數如子來久，子免斯殃矣。』火輪處彌蘭頭上六億歲，乃免之矣。」

佛語諸沙門：「彌蘭者，吾身是也。所以然者？未奉三尊時，愚惑信邪，母沐浴著新衣臥，吾蹈母首，故太山以火輪轢其首耳。又嘗以四月八日，持八關齋，中心歡喜，故獲寶城，壽命巨億，所願從心無求不獲。覩世無足，唯得道乃止耳。」

佛告諸沙門：「彌蘭出太山獄，閉心三惡，絕口四刃，檢身三尤。孝順父母，親奉三尊，戴戒為冠，服戒為衣，懷戒為糧，味戒為肴，食息坐行，不忘佛戒，踏步之間，以戒德成，自致為佛。凡人之行，不孝於親，不尊奉師，吾覩其後自招重罪，彌蘭其類乎！夫為惡禍追，猶影尋身，絕邪崇真，眾禍自滅矣。」

佛說經竟，諸沙門歡喜作禮。

（四〇）頂生聖王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阿難閑居深惟：「眾生自始至終，厭五欲者少。」過日中後，至向佛所，稽首畢退白言：「唯世尊！吾閑坐深惟：『眾生知足者少，不厭五欲者眾。』」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如爾之云。所以然者？往古有王，名曰頂生，東西南北靡不臣屬。王有七寶：飛金輪力，白象，紺

色馬，明月珠，玉女妻，聖輔臣，典兵臣。王斯七寶，觀世希有。又有千子，端正妍雅，聰明博智，天下稱聖；猛力伏眾，有如師子也。王既聖且仁，普天樂屬，壽有億數。王意存曰：『吾有拘耶尼一天下，地縱廣三十二萬里，黎庶熾盛，五穀豐沃，比門巨富，世所希有，吾國兼焉。雖其然者，願彼皇乾，雨金銀錢，七日七夜，惠吾若茲，不亦善乎？』天從其願，下二寶錢滿其境界，天寶之明，奕奕曜國。王喜無量，天下拜賀。日與群臣歡喜相樂，民皆稱善，獲無極樂，數千萬歲。

「王又念曰：『吾有西土，三十二萬里，七寶之榮，千子光國，天雨寶錢，世未嘗有。雖其然者，吾聞南方有閻浮提，地廣長二十八萬里，黎庶眾多，靡求不獲。吾得彼土不亦快乎？』王意始存，金輪南向，七寶四兵，輕舉飛行，俱到其土。彼王臣民靡不喜從，其土君民，終日欣欣；王止教化，年數如上。

「王又念曰：『吾有西土，今獲南土，天人眾寶何求不有？今聞東方弗于逮，土三十六萬里，其土君民，寶穀諸珍無願不有。吾獲其土不亦快乎？』口始云爾，金輪東向，七寶四兵飛行俱至，君臣黎庶靡不樂屬。又以正法仁化君民，年數如上，比門懷德。

「王又念曰：『吾有西土南土東土，天人眾寶無珍不有，今聞北方鬱單曰土，吾獲王之不亦善乎？』開口言願，金輪北向，七寶四兵俱飛如前。始入其界，遙覩地青如翠羽色。王曰：『爾等覩青地乎？』對曰：『見之。』曰：『斯鬱單曰地。』又『覩白地？』曰：『覩之。』曰：『斯成擣稻米，爾等食之。』又覩諸寶樹，眾軟妙衣，臂釧指環，瓔珞眾奇，皆懸著樹，曰：『覩之乎？』對曰：『唯然！』曰：『爾等服之。』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居彼年久其數如上。

「又生意曰：『吾有三天下，今獲北方四十萬里，意欲昇忉利天之帝釋所。』王意始然，金輪上向，七寶四兵飛行昇天，入帝釋宮。釋覩王來，欣迎之曰：『數服高名，久欲相見，翔茲快乎！』執手共坐，以半座坐之。王左右顧視，覩天宮殿，黃金白銀、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車渠真珠以為宮殿，覩之心欣。即又

念曰：『吾有四國，寶錢無數，斯榮難云；令天帝殞；吾處其位，不亦上願乎？』惡念興而神足滅，釋還之故宮，即獲重病。輔臣問曰：『天王疾篤，若在不諱，將有遺命乎？』王曰：『如有問：「王何以喪身？」答如所覩，以貪獲病，遂致喪身。夫貪殘命之刃，亡國之基也。去三尊，處三塗，靡不由之。戒後來嗣，以貪癡火燒身之本也，慎無貪矣。夫榮尊者其禍高矣，寶多者其怨眾矣。』王終，後嗣誦其貪戒，傳世為寶。四天下民尊其仁化，奉三尊、行十善，以為治法，遂致永福。」

世尊曰：「覩世尠能去榮貴、捐五欲者，惟獲溝港、頻來、不還、應儀、緣一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能絕之耳。飛行皇帝，所以存即獲願不違心者，宿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所致，不空獲也。頂生王者，吾身是也。」

佛說經竟，阿難歡喜，為佛作禮。

（四一）普明王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普明，慈惠光被，十方歌懿，民賴其休，猶慈子之寧親也。隣國有王，治法以正，力如師子，走攫飛鳥。宰人亡肉，晨犇市索，路覩新屍，取之為肴，味兼畜肉。後日為饌，甘不如焉。王責太官，宰人歸誠叩頭首之。王心慙然曰：『人肉甘乎？』默勅宰人以斯為常。」世尊曰：「夫厚於味者即仁道薄，仁道薄者豺狼心興，夫為狼，苟貪肉味而賊物命，故天下讎焉。宰人承命，默行殺人，以供王欲，臣民嗷嗷。表聞尋賊，王曰宜然。密告宰人曰：『慎之哉！』有司獲之。賊曰：『王命爾矣。』群臣諫曰：『臣聞，王者為德仁法，帝精明即日月濟等，后土潤齊乾坤，含懷眾生即若虛空，爾乃可為天下王耳。若違仁從殘，即豺狼之類矣。去明就闇，瞽者之疇矣；替濟自沒，即坏舟之等矣。釋潤崇枯，即火旱之喪矣；背空向室，即石人之心也矣。夫狼殘

瞽閭坏沒火燒石人之操，不可為宰人之監，豈可為天下王耶？若崇上德即昌，好殘賊則亡。二義臧否，惟王何之？』王曰：『孩童絕湮其可乎？』曰：『不可。』王曰：『余如之矣。』群臣僉曰：『豺狼不可育，無道不可君。』臣民齊心同聲逐焉。

「王奔入山，覩見神樹，稽首辭曰：『令余反國，貢神百王。』誓畢即行，伺諸王出突眾取之，猶鷹鷂之撮鷩雀，執九十九王。樹神人現顏華非凡，謂阿群曰：『爾為無道以喪王榮，今復為元酷，將欲何望乎？』阿群前趣之，忽然不現。

「時，普明王，出察民苦樂，道逢梵志，梵志曰：『大王還宮，吾欲有言。』王曰：『昨命當出，信言難違。道士進坐，吾旋在今。』遂出為阿群所獲，投之樹下，王曰：『不懼喪身，恨毀吾信耳。』阿群曰：『何謂耶？』王具說道士見己之誓，願一覩之，受其重戒，尠寶貢焉，旋死不恨。阿群放之，還覩道士，躬敷高座，道士昇座，即說偈言：

| | |
|---------|--------|
| 「『劫數終訖， | 乾坤炯然， |
| 須彌巨海， | 都為灰燬。 |
| 天龍福盡， | 于中凋喪， |
| 二儀尚殞， | 國有何常？ |
| 生老病死， | 輪轉無際， |
| 事與願違， | 憂悲為害。 |
| 欲深禍高， | 瘡疣無外， |
| 三界都苦， | 國有何賴？ |
| 有本自無， | 因緣成諸， |
| 盛者必衰， | 實者必虛。 |
| 眾生蠢蠢， | 都緣幻居， |
| 聲響俱空， | 國土亦如。 |
| 識神無形， | 駕乘四蛇， |
| 無明寶養， | 以為樂車。 |
| 形無常主， | 神無常家， |
| 三界皆幻， | 豈有國耶？』 |

「受偈畢，即貢金錢萬二千。梵志重誡之曰：『爾存四非常，其禍必滅矣。』王曰：『敬諾，不敢替明誡。』即至樹所，含笑且行。阿群曰：『命危在今，何欣且笑？』答曰：『世尊之言，三界希聞。吾今懷之，何國命之可惜乎？』阿群媚曰：『願聞尊教。』王即以四偈授之，驚喜歎曰：『巍巍世尊，陳四非常，夫不聞覩，所謂悖狂。』即解百王，各令還國。

「阿群悔過自新，依樹為居，日存四偈，命終神遷，為王太子，納妻不男。王重憂之，因募國女化之令男，後遂妖蕩不從真道。王恚之焉，磔著四衢，命行人曰：『以指確首，苟辱之矣。』適九十九人，而太子薨。魂靈變化，輪轉無已，值佛在世，生舍衛國。早喪其父，孤與母居。事梵志道，性篤言信，勇力擘象，師愛友敬，遐邇稱賢，師每周旋輒委以居。師妻懷嬖，援其手姪辭誘之。阿群辭曰：『凡世耆友，男吾父之，女吾母焉，豈況師之所敬乎？燒身可從，斯亂不敢順矣。』師妻恧然，退思為變。媚歸，婦曰：『子歎彼賢，足照子否矣？』具為其過。女妖似真，梵志信矣。師告阿群：『爾欲仙乎？』對曰：『唯然。』曰：『爾殺百人，斬取其指，今獲神仙。』奉命携劍，逢人輒殺，獲九十九人指，眾犇國震。覩母欣曰：『母至數足，吾今仙矣。』佛念：『邪道惑眾，普天斯疇也。』化為沙門在其前步，曰：『人數足矣。』追後不屬，曰：『沙門可止！』答曰：『吾止久矣，惟爾不焉。』曰：『止義云何？』答曰：『吾惡都止，爾惡熾矣。』阿群心開，霍如雲除，五體投地，頓首悔過。叉手尋從，將還精舍，即為沙門。佛為說宿行，現四非常，得溝港道，退于樹下，閉目叉手練去餘垢，進取無著。

「王召軍師戰士數萬，尋捕妖賊，未知所之。道過佛所，曰：『王自何來？身蒙塵土。』對曰：『國有妖賊殺無過民，今尋捕之。』世尊告曰：『夫民先修德而退崇邪，治國之政其法何之？』對曰：『先貴後賤，正法治之。』『若夫先戴畜心退懷聖德，正法何之？』對曰：『先賤後貴正法賞之。』曰：『賊已釋邪崇真，今為沙門矣。』王歎曰：『善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神妙上化乃至于茲乎！始為豺狼，今為天

仁。』稽首足下，又重歎曰：『斯化奇矣，願一觀之。』世尊曰：『可。』王逮官屬，造之而曰：『上德賢者可一開眼相面乎？』如斯三矣。答曰：『吾之眼睛，耀射難當。』王稽首曰：『明日設微饌，願一顧眄。』答曰：『於廁吾往，於殿則不。』王曰：『唯命。』還則裂廁，掘其地則新之，樟梓枌材，為之柱梁，香湯沃地，栴檀蘇合鬱金諸香，和之為泥，旃罽雜繒，以為座席，彫文刻鏤，眾寶為好。煒煒煌煌，有踰殿堂。明日王身，捧香鑪迎之。阿群就座，王褰衣膝行，供養訖畢，即說經曰：『廁前日之污，豈可於飯乎？』對曰：『不可。』曰：『今可乎？』曰：『可矣。』阿群曰：『吾未覩佛時，事彼妖蠱，心存口言身行諸邪，邪道穢化其為臭污，甚彼溷矣。屎污可洗，穢染難除，賴蒙宿祚生值佛世，沐浴清化去臭懷香，內外清淨猶天真珠，夫不覩佛、不知四非常者，觀其志趣，猶狂者醉之以酒矣，不親賢眾而依十惡者，其與豺狼共檻乎！』王曰：『善哉！奇乎佛之至化，乃令廁臭化為栴檀矣。』

「說經竟，即邁歷市，聞有婦人逆產者命在呼吸。還如事啟，佛言：『爾往為其產。』阿群忸然。世尊曰：『爾望產云：「吾自生來，慈向眾生，潤濟乾坤者。」爾母子俱全矣。』受教而往，至宣佛恩，母子俱生。退還尋塗，疑己有殺人之酷，而云普慈，稽首質焉。佛告阿群：『凡人心開受道之日，可謂始生者也。不覩三尊，未受重戒，猶兒處胎，雖其有目，將亦何覩？有耳何聞？故曰未生也。』阿群心開，即得應真道。」

佛告諸比丘：「昔時普明者，吾身是也。吾前世授之四偈，一活百王，今令得道，不受重罪矣。阿群宿命嘗為比丘，負米一斛送著寺中，上作刀一枚，歡喜歎尊，稽首而去。負米獲多力，上刀獲多寶，歡喜獲端正，歎尊獲為王，作禮故為國人所拜。九十九人确其首，遂至喪身，故殺前怨而斬其指。後人欲确，見其已喪，又覩沙門，更有慈心。後人即其母，始有惡意故，阿群始意亦惡，覩沙門更慈故，見佛即孝。種淳得淳，種雜得雜，善惡已施，禍福尋之，影追響應，皆有所由，非徒自然也。比丘願言：『令汝逢佛得道。』如願獲焉。供養三尊，有若絲髮；沙門以慈

呪願施者言，如其言，得，萬無一失。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四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 | |
|---------|---------|
| 愿以此功德 | 普及于一切 |
| 我等与众生 | 皆共成佛道 |
| 愿消三障诸烦恼 | 愿得智慧真明了 |
| 普愿罪障悉消除 | 世世常行菩萨道 |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